

聯合

創刊號

薩吉人百一領
行和談
北越責美再投水雷

並野蠻轟炸海防市
激光引導炸彈炸北越橋樑

朝鮮與韓國代
已取得重大進

越南
日本
海軍

美元可能再度貶值
日本今後必須擁有

海上自衛隊長官主張
北愛類



三里塚的 "老年行動隊" 隊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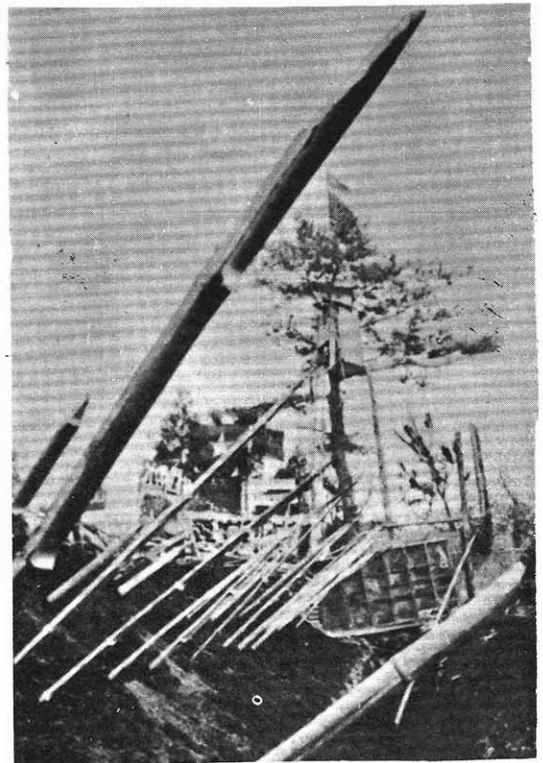


三里塚的 "少年行動隊" 隊員。

日本三里塚的農民，在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上築起據點，阻擋美日當局強佔他們的土地修築軍用機場。



日本婦女豪無懼色地組成一道人牆阻擋警察的進攻。



我 們 的 話

今年以來，刊物的出版更見沉寂了。而我們能在此出版這本刊物，提供一塊園地，讓熱心文化工作的人來耕耘，對我們來說，是殊為意外的。

由于經驗不足、能力有限，我們第一期的內容很不充實，請讀者諸君多多原諒。希望以後，在作者和讀者的愛護和批評底下，本刊得以逐步充實起來。

本刊是綜合性刊物。雖然這一期的內容，時事評述佔了相當的篇幅，但是，我們希望往後的出版，內容能有更多的文藝創作。相信我們這個希望，在作者、讀者及我們之間的聯系建立起來之後，能給予實現。

這期刊出了好幾篇關於日本近況的文章，這是由于我們認為日本對東南亞及亞洲日形重要的緣故。對於日本的動向，除了要注意之外，我們還要有所警惕。這裏的幾篇評述日本近況的文章，對我們了解日本，希望是會有所幫助的。

聯合月刊
創刊號

目 錄

圖 片	封二
我們的話	1
暴露日本軍國主義侵佔釣魚台的陰謀	3
日本水銀中毒者的控訴	5
中國再也不上當——周恩來總理的談話	6
日本當局向人民灌輸保守思想	7
土 地	8
人道主義概述	9
萬眾歡騰的日子	9
黃金漲風的原由	10
新的一代	11
攤 牌	12
走路的感觸	13
城市建設者	13
前 進	14
看清包工頭的剝削本質	17

暴露日本軍國主義侵佔釣魚台的陰謀

—— 蒼 人 譯 ——

譯者按言：在釣魚台領土權問題上，日本正承繼着「明治百年來光榮的歷史」——侵略的歷史的道路前進。隨着今年五月十五日所謂沖繩之歸還，日本強詞奪理，橫蠻霸道地硬把釣魚台納入自己的領土的版圖裏去，並出盡一切所能，開動全副國家宣傳機器，煽動國民情緒——民族排外主義情緒，拼命對日本國民灌輸帝國主義強盜的侵略意識。日本所有的政黨，上自執政黨——自由民主黨，下至反對黨——日本「共產黨」；日本所有的報刊，包括所謂進步立場的「朝日新聞」在內，都串通一氣，無顧歷史事實和釣魚台的現狀，大事喧嚷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在釣魚台問題上，日本出現一個「舉國一致」的局面——非常危險的局面！過去曾經領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我們，豈能忍視！釣魚台問題不單只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領土問題，而且是關係到亞洲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的緊急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嚴重注視這個問題的發展，密切觀察日本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動靜。

釣魚台領土權問題的解決固然是目前最迫切的課題，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觀點應該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個歷史事實上，以及可能由此出現的再侵略亞洲的問題上！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徹底地，全面地暴露日本軍國主義再侵略的陰謀詭計！我們千萬不可忽視的是：「馬六甲海峽生命綫」和日本的防空防海識別圈（即防衛範圍）擴大到釣魚台列島是有着非常緊密牽連的。

我們值得高興的是，在日本國民情緒受着民族排外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意識毒害的時刻，仍有不少的日本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伸張正義，站在正義立場上，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下，同本國統治階級的侵略野心以及被「國益」迷糊了視線的「國民意識」展開激烈的鬥爭。這是日本人民自身所可貴的也是我們所有亞洲人民所可敬仰的！目前，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民日夜舉辦無數的集會，演講會，學習會以及示威等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掠奪釣魚台的陰謀。

以下介紹的是日本人民在釣魚台問題上的正義主張。這些主張大多是通過「傳單」來表達的。在東京各個大學以及主要出入場所都可看到日本青年學生在分發這類傳單，這裏譯出其中數篇，希望能藉此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釣魚台事件」的本質。

不許掠奪釣魚台

——僑大學出入國管理體制粉碎實行委員會——

面對着廣泛的沖繩人民的反美反帝鬥爭的大爆發，美日反動派驚恐萬狀，慌忙地強制推行第三次沖繩歸還。在「天皇」的美名下，過去曾經凌辱，虐殺過沖繩人民的日本軍——日本自衛隊——再度被派到沖繩去，而日本軍國主義正以此作為一個開端，企圖再度侵略和支配亞洲。

根據報紙的報導，在五月的部長會議上，政府就有關沖繩歸還後釣魚台的「警備」，作了以下的謀議：

「作為日本領土的尖閣列島（釣魚台）的警備任務，一向由琉球政府的警備艇執行。艇數既少且又不能完全取締領土侵犯。去年度，由於巡邏隊的非常不足，致使台灣漁民得以犯下數百件的侵犯事件，而實際上的數目很可能比此多出數十倍。隨着沖繩的歸還，移駐到沖繩的自衛隊海上保安廳將一致加強尖閣列島的警備。」

這個政府的見解不是很清楚的反映出事情的本質嗎？根據政府所言，由於巡邏隊的「不足」，致使台灣省漁民得以犯下數百件的侵略事件，而且實際數目還比此多出數十倍。

那麼，釣魚台果真是日本的領土嗎？不！我們堅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聲明！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從歷史上看來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而政府不也承認釣魚台在今天仍然是中國漁民的理所當然的謀生場所嗎？

政府強詞奪理地把釣魚台說成是日本的領土，並企圖派出自衛隊的陰謀在那裏呢？

我們除了在「防空識別圈」的擴大，雷達基地的建設計劃，大陸棚海底油田的掠奪外，更可以從「馬六甲海峽國際化論」和印尼領土半永久租借等事項中，清楚地看出，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再侵略和支配亞洲的具體行動的開始！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舊日本軍國主義在「確保沖繩縣民的生命和安全」的完全胡說八道的藉口下，派兵侵略台灣的史實！

諸君！宣傳和暴露掠奪釣魚台的本質的行動一刻也不容緩，讓我們從現在起就築起我們的戰綫來吧！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治政大學 中國研究會
「尖閣」通訊 創刊辭

目前，政府，反對黨和新聞報導機關，連成一體，日夜叫嚷「尖閣列島是日本的領土」，而日本軍國主義則隱藏在五·一五「沖繩歸還」的影子背後，利用「沖繩回到日本」——日本領土收復的意識，把釣魚台編入到「防衛識別圈」裏去。

這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第一步的明確表示！

毫無疑義的，在釣魚台問題上，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或者重蹈以前侵略亞洲的舊路，或者和亞洲人民團結在一起，參加到阻止掠奪釣魚台和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裏去！

釣魚台問題不單只是領土問題。掠奪釣魚台，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海外侵略第一步。此外，在釣魚台是日本領土的輿論工作操縱下，正為第四次擴軍自衛隊移駐沖繩和加強軍備提供了藉口。同時，這也是為積極支援「反蔣獨立」集團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鋪下道路。明顯地，這是一石幾鳥的作法！修正主義者、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也無恥的把「民族排外主義」，「社會排外主義」傳染給人民。

站在掠奪釣魚台先頭的是自由民主黨中岸信介，賀屋興宣等集團。他們是所謂「台灣走廊」的集團。現在，他們在要求日中兩國邦交恢復的高浪中走頭無路，正企圖利用釣魚台問題，製造反中國的輿論，並藉此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們編印了這份討論資料「為了阻止掠奪釣魚台」，於此期間，在釣魚台問題上向大家申訴。但是，我們的鬥爭是不夠徹底和完全，在敵人的強大輿論面前隨時有被壓倒的可能。敵人的意圖，正取得成功，他們非常熱心進行這項工作。

為了擊敗敵人的攻擊，我們是必須把反擊鬥爭擴大起來。今後我們將定期的發行這份通訊，指出掠奪釣魚台的本質，並刊載有關的資料。

在本文一開始時早已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正隱藏在五·一五沖繩歸還的影子背後，而巧妙地把釣魚台編入到「防衛識別圈」裏去。情勢是非常的緊迫！我們必須傾全力阻止掠奪釣魚台！堅決進行阻止掠奪釣魚台的鬥爭，是和中國人民，越南人民以及亞洲人民團結在一起的唯一道路！

釣魚台必須歸還給中國

慶應大學 中國研究會

我們，中國研究會，在「尖閣列島」（釣魚台）的領土權及作為其背景的日本軍國主義問題上，進行

了有關的研究活動。討論的結果，達致了以下的統一見解，現向同學們提出我們的看法。

際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新聞報導機關，革新政黨，甚至日本「共產黨」，都和當權者串通一氣，深受「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這個民族排外主義毒害的時刻，暴露和彈劾其實態的重大任務，等待着我們去肩負。

他們妄稱什麼中國固有的領土——釣魚台，是日本人古賀辰四郎在明治17年（1884年）所發現，並提出所謂歷史根據來證明釣魚台過後在明治29年（1896年），在勅令第13號下編入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去。同時更搬出國際法上「先佔」的論據，來自圓其說，而拼命向日本人民灌輸軍國主義的意識。

但是以下的歷史事實豈能無視？那就是：中國早已在明朝時候發現釣魚台。1895年（明治28年）甲午戰爭的結束，舊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手裏奪取了釣魚台！

不論軍國主義者搬出舊金山和平條約第3條，或者在沖繩歸還時企圖把釣魚台納入日本的版圖裏去，但基於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釣魚台應該立刻歸還給中國！

軍國主義者等所以拼命主張「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的背景，是因為釣魚台的海底埋藏着豐富的石油資源。我們站在日本友好的觀點上，希望同學們以釣魚台事件作為一個轉捩點，起來阻止日本軍國主義再度侵略亞洲的野心。同時，為了全面的揭露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報刊的排外主義意識，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公開質問狀！

釣魚台和民族排外主義

熊野春男

（原載月刊「現代之眼」七月號 讀者論壇欄）

閱讀了現代中國語會話教室編譯的「釣魚台事件的真相——日本軍國主義的陰謀是什麼？」後，重新痛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再閱讀了五月四日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座談會「領有權的思想」的速記錄，以及過日數種綜合什誌的文章後，在我的身邊環繞着幾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新聞報導機關的宣傳完全同出一軌。包括「朝日新聞」在內的各報刊都抱着「該說的就說，該拿的就拿」的態度，主張什麼在釣魚台領有問題上，日本有法律的根據存在。這些報刊的敘述完全模仿政府的機關意見說法，一方面支撐政府，向民衆灌輸排外主義；而另一方面又打擊和平解決的如意算盤。那麼，報刊所主張的法律根據在那裏呢？全都在「明治28年的閣議決定」裏。這就是：日本基於近代國際法上的「先佔」的法理，在釣魚台還未決定領土歸屬時先佔領，因此是合法的。但是，「先佔」又是什麼呢？製造出種種既成的事實，把地球上還未

肯定歸屬的土地，說成「這是我的」！這難道是合法的嗎？這是強者方面的理論，帝國主義的理論！不能製造既成事實的就被迫使屈服。我們一定要記住，奪取釣魚台的時刻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強奪台灣，向中國人民無理要求法外賠償；並以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壓迫其他民族敵視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和其他亞洲人民而犯下數不清的殘暴罪行的起點！

對這個問題，新聞報導機關却保持高度的沉默而不語。他們沉默不語的地方就更顯示出問題的最本質的所在。而他們所謂法律的根據是否真的有所「根據」是有必要加以檢討的。所謂根據是個騙人的東西。這個「歷史」，井上清氏在會話教室的小冊子裏撰論，給予體無完膚的立證。以下的資料，用來駁斥所謂「法律的根據」是非常貴重的資料，現引用如下：

〔1910年1月《沖繩每日新聞》在讚揚古賀辰四郎氏的業績裏寫道，古賀氏在明治17年（1884年）曾向本縣知事申請開墾釣魚島，由於當時該島是否屬於帝國尚未明確，所以申請被延擱下來。古賀氏再向內務和農商兩大臣呈交請願書，並親自上京縣陳該島實況而又懇請批准開墾，但申請依然不被承認。當時剛好在明治27至28年（1894—45年），戰爭終結，台灣歸入帝國版圖。29年勅令第13號公佈尖閣列島（釣魚台）歸我所有，同年九月古賀氏的申請初次正式被批准立即從事開墾。茲此該氏對該島多年的宿望終於如願以償。〕

釣魚台之被日本領有，是日本侵略掠奪台灣的結

果。所以，我們應該理解到，愚笨的法律根據的基準的說法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以「朝日新聞」為首的「報刊」強調什麼舊金山條約第二條同意放棄台灣，第三條同意將北緯二九度以南的南西諸島等委讓給本國施政權，來作為他們的法律的根據之一，同時更費盡心機從美國政府佈告二十七號裏尋求論據，說什麼釣魚台不包括在台灣的範圍內，而是在沖繩施政範圍內。他們的論法根據，不用說都是以釣魚台為日本領有，「明治二十八年的閣議決定」為有效性，以及釣魚台不是中國領土等認識作為前提的。他們厭根兒都不直視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台灣這個史實！中國的領土有什麼理由要受美國和日本的條約所左右？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國綜合着「五四運動」的鬥爭精神，開展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此外，閱讀另一份小冊子時，感到更痛憤的是日本「共產黨」這個政黨的墜落。

「共產黨」的機關報《赤旗》，主張完全和資產階級的報刊一樣。他們說什麼：「基於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日本首先取得該島並對該島進行了有效的支配，同時自1895年1月以來即已被日本政府編進了日本領土」，日共的認識領域裏，不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沒有絲毫的批判，反而以資產階級國際法的理論來美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行。

用資產階級的理論來容忍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的犯罪，而且還拼命煽動民族排外主義，對於這種醜態，我們不知用何語言才能表達，只好啞然而已！

日本水銀中毒者的控訴

·吳用·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十五名水銀中毒的日本人，向會上控訴了日本污濁環境帶給他們的不幸的遭遇，振盪了整個會場，同時使全世界對日本盲目擴展工業，造成環境污濁，人民受害的可怕後果，感到震驚。

同一時候，在日本九州熊本縣水俣市，另一批水銀中毒者及其親屬，向造成他們患上這種可怕病症的罪魁——窒素化學肥料公司，進行交涉，並發生激烈衝突。

水銀中毒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原來，設在水俣市的「窒素」工廠每天所排出的廢料中含有大量有機水銀，這些有機水銀流入海中附在魚貝類身上，附近的居民吃了這些魚貝海鮮之後，就中水銀毒，患上了一種可怕的病症。患上這種病的人由於受到有機水銀的侵蝕，嘴和手足發生麻痺，視覺和聽覺逐漸衰退，病症惡化之後，病人的視覺和聽覺完全喪失，變成永遠

殘廢，甚至暴斃而死。到現在，因水銀中毒而死的病人已有五十多個。由於這種病發生在水俣市及其附近，所以日本人稱之為「水俣病」。

實際上，「水俣病」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被發現，兩年後，經過醫生的檢驗，證實是由於「窒素」工廠所排出的有機水銀所造成的。當時「窒素」公司不敢面對現實，找出控制的方法，反而想盡辦法推諉責任。現在，水俣市中中毒者越來越多，「窒素」公司仍然視若無睹，市民實在忍無可忍，終於在去年十一月，向該公司設在水俣市的工廠進軍，抗議這間工廠制造「公害」，要求改善環境並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在這以前，患「水俣病」者及其親屬雖然三番四次向該廠呼吁，要求談判解決，總是不得要領。

水俣市居民的正義要求，並沒有得到大資本家的同情，他們反而僱用歹徒把在廠內糾察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趕出去，同時加以毒打，絲毫沒有解決問題的意思。在這種形勢下，水俣市居民決定派出代表前往東京，向該廠設在東京的總部交涉。

在東京同「窒素」公司董事部談判了兩天，還是得不到結果。代表們看到所有談判的途徑都被堵塞，最後決定在「窒素」總部的走廊上進行糾察。但是，絲毫沒有體恤受害者的「窒素」資本家却調來兩百多

中國再不上當

——周恩來總理的談話

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十六日晚上，指責美國在印度支那從事侵略戰爭，同時指出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朝鮮戰爭時所採取的行動，是美國現政府解決越南戰爭的榜樣。周總理的發言，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所召開的非正式晚餐上所講的。這是周總理在有關結束越南戰爭問題上對即將在十九日訪問北京的基辛格有何忠告的詢問時，所給予記者們的答覆。周總理並不直接答覆詢問，却熱心地談論越南戰爭和美國前國務卿在里斯拔掉1954年日內瓦協定的實質所起的作用，同時非常自咎地表示在日內瓦協定上，受了美國的欺騙。

1952年12月，中選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履行他在選舉運動中的諾言，而訪問了南朝鮮。七月進行了一年多的會談出現成果，實現了停戰。其後，違反停戰協定的行為雖然屢出不窮，但朝鮮半島的和平，總之被保持下來。

今天會場上的交談，集中在越南戰爭以及中美交談這兩個問題上。周總理建議為美中兩國人民友誼和兩國科學，教育，文化，體育，報導機關之間的交流而乾杯。

但是，周總理表明在初時將不會派出太多人和花太長的時間到美國去。這個發言可以說是中國最高領導層

在有關交流計劃上的中國政策的第一次明確反映。周總理的發言，是在和貝巴克教授交換有關學術科學的交流的意見時進行的，周總理表示非常歡迎新聞工作者之間的交流，並且對新華社和紐約時報等保持密切關係上，顯示出很大的興趣。

在越南戰爭上，周總理指出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侵略戰爭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同時指出印度支那從來就不屈服於外國勢力也是任何人所明白的。

周總理更進一步指出過去封建中國無法征服越南人民，法國雖然對越南實行了一百年左右的殖民地統治，最後還是遭受失敗。接着，周總理譴責美國務卿杜里斯，雖然在口頭上表明遵守日內瓦協定，而實際上却進行破壞日內瓦協定的工作。這是在世界史上找不到前例的可恥行為，周總理這麼表示。

周總理說：「我們在當時，受了很大的欺騙。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國際會議的經驗。我也和北越總理范文同談過這個問題。范總理和我都有這麼一個同感，就是我們上了一個大當。我們在日內瓦協定的簽字上，犯下了錯誤。我是當時在協定上簽名的中國代表。如果我們被原諒的話，那麼就只在缺乏經驗這一點上。但是，今天我們的聯合國代表，有着更豐富的經驗了。」

在這次發言上，周總理欲清楚傳達的就是中國將不會加入任何造成越南分割局面或者美國可能違反的協定。周總理的發言，是低限度，在這一點上，豪無疑義的，在即將到來的和基辛格的會談上，將顯得更為強硬。

(原載6月18日朝日新聞)

名該公司僱員及歹徒，大舉向糾察人員襲擊，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並把他們逐出走廊。隔天，該公司就在走廊上築起鐵柵來阻止新的糾察。「窒素」公司對待受害者的種種舉動，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慨，怪不得他們高聲斥罵這些資本家為「可恥的經濟動物」和「殺人兇手」。

「窒素」公司看到抗議行動得到群眾廣泛的同情，為欺騙輿論和離間受害者之間的團結，於是，使出了資本家慣用的兩面手法。在強硬對付「水俣市」受害的同時，在水俣市進行其收買人心的勾當。他們分發所謂「聖誕禮物」給一部份受害者，希望領到「禮物」的人不要參加向他們追討血債的行動，企圖瓦解整個反對該廠製造「公害」的運動。但是，水俣市居民的正義鬥爭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下來，今年六月初，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又在水俣市出現。



photo by Maita Tatsuo

日本资本家给水俣市人民所带来的灾害，难道一点儿不引起水俣市市民的抗拒吗？水俣市市民真的一点儿不愤慨吗？

日本當局向人民灌輸保守思想

草民

今年五月十五日，日本佐藤政府正式同美國簽署沖繩歸還條約，完成了佐藤的宿願；在這以前，日本第四次擴軍計劃雖然遭到國內外的反對和評擊，面臨許多棘手的難題，佐藤政府也不顧一切，在日本國會強硬通過。

然而，這絕不是說佐藤政府是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事實上，佐藤是戰後日本最不受歡迎的首相。據「朝日新聞」去年十二月間舉行的民意測驗揭露，只有二十一巴仙的選民支持佐藤政府。但是佐藤是不管人民支持與否，決定一味蠻幹下去，他決心維持一個沒有得到人民擁護的政府。在這種形勢下，日本進步的知識份子，正緊密注意局勢的發展，擔心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將來臨，這將是一個統治階級全面鎮壓人民正義鬥爭的時代。因此必須深入探討和研究當前日本當局的政策，以揭發日本統治階級的陰謀詭計。

日本統治階級看到美國二十多年來的亞洲政策已經遭到嚴重的失敗和尼遜今年初訪問中國的事實，加上國內人民對當局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理解到如果照他們的老前輩一樣明目張膽的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是行不通的，唯有提出一種新的思想觀念，灌輸到人民的腦里，欺騙和誤導人民，進而動員人民替軍國主義賣命，來達到其惡毒的目的。於是，「做日本的好公民」和「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口號被提出來了。日本統治階級在動用國家武裝力量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的同時，配合以這兩個口號，企圖麻痺和分化人民的思想，為進一步復活軍國主義鋪路。

製造白色恐怖 鎮壓反抗運動

去年九月三里塚人民反迫遷的正義鬥爭，深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和國外輿論的同情，使佐藤政府非常困擾。為了誣蔑這次鬥爭和轉移人民的視線，同時製造白色恐怖，日本警方發動了一個所謂「滾軸行動」。據警方公佈，在這項「滾軸行動」中，總共搜查了五百三十萬所住屋，其中有一萬五千所正受到警方的嚴密監視，搜查行動包括偏僻的鄉村及山區。搗毀了許多「炸彈製造廠」和逮捕了許多左翼份子，污蔑人民的反抗運動。在「滾軸行動」期間，警方不分青紅皂白，誰敢表示不滿，就當犯罪論。例如京都太學的一位教授，因為在報刊上發表一篇譴責政府的文章而被警方指為「煽動和預謀」殺害自衛隊人員。「朝日新聞

」的記者，却因為訪問左翼份子而遭拘禁。

有計劃的搜查和逮捕行動，配合以大規模歪曲事實的宣傳運動，日本政府期望這樣能使人民群眾對革命鬥爭產生恐懼而避離之。三里塚人民被野蠻地逐出他們的家園以後，政府並沒有因此放過他們。一批又一批的三里塚農民青年團員陸續被捕，前後共有五十人。警方由於找不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這些青年與警方人員的死亡有關，轉而控告他們收藏武器的罪名。警方更進一步咬定今年以來所發生的炸彈爆炸事件都是三里塚青年所幹。在另一方面，警方把某些極端份子的恐怖活動，向人民宣傳為左翼份子所為，企圖打擊左翼運動在人民中的威信。有一名青年被捕後，受到連續二十天不分晝夜的審問，警方人員恐嚇他如不招出口供，特判他死刑，最後還迫他承認曾經預謀在東京警察總監的家門置放炸彈。

「做日本的好公民」與「維護法律與秩序」

在這一系列迫害行動後面，隱藏着些什麼呢？三里塚事件發生後，引起日本統治階級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憂慮，深恐人民因此進一步覺悟到唯有通過暴力鬥爭才能推翻現有政權。三里塚反迫害鬥爭已說明農民鬥爭已經同整個人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日本政府害怕這股革命潮流繼續向前發展，所以必須設法扼殺它。日本政府現在對待人民革命運動的策略要點是，盡量污蔑和歪曲暴力鬥爭，把暴力鬥爭的思想，從人民革命運動中分離出去，使人民覺得凡暴力鬥爭都是非正義的。與此同時，加緊對人民灌輸保守的思想。

日本政府如何教導人民「做日本的好公民」和「維護法律與秩序」呢？請看日本警方所發出一則通告：「如果你發現你的鄰居有可疑的人物，應該立刻通知警方。如果你的鄰居有不尋常的傢具，應該立刻通知警方。如果你的鄰居有銼刀，鋸片，鉗，鋼管，化學藥品或政治宣傳品；如果你的鄰居屋裡發出奇異的聲音或味道；如果有年青男女時常訪問你的鄰居；那你應該立刻打電話給警署。」這種鼓勵人民互相猜疑，互相監視的手段，簡直就是慫恿人民做「告密者」，而統治階級却能達到分裂人民的可恥目的。日本政府期望這項告密運動能成功地把具有進步思想和反軍國主義的人在人民中孤立起來，進而把他們清除掉。那些告密者當然會被政府譽為「好公民」和「法律

與秩序」的支持者。

向人民灌輸這一類的保守思想對日本統治階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日本正在大事擴展軍力，而且已經把它的軍力伸展到一個更接近東南亞的土地上——琉球群島，做為以後侵略亞洲，重溫「大東亞共榮圈」舊夢的一個步驟。要發動侵略，就要先使人民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其實是要使人民對統治階級忠心不二，日後才會盲目的為軍國主義者賣命。日本政府要使人民成為「好公民」和「維護法律與秩序」是其復活軍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準備。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看到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將面對國內經濟不景氣和國防的惡劣形勢，所以要先做好控制人民思想的準備。這樣一來，日本統治階級才能保持其政權和壟斷資本集團的巨額利潤。

保守思想表現出來的實例

日本政府所謂的「做日本的好公民」與「維護法律和秩序」運動，其實是要向人民灌輸狹窄的愛國沙文主義，進而促使人民付之實行。去年十二月間，水俣市十八名水銀中毒者及其家屬向造成他們中毒的「室素化學肥料廠」抗議，並要求賠償損失時，資方不但拒絕談判，還唆使該廠僱員襲擊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屬。那些毆打受害者的僱員，事後被譽為「日本的好公民」與「法律與秩序」的支持者。我們從這件事可以看到日本保守思想復活的危險性。今天，這些僱員被利同來對付國內受害人民，日後他們同樣可以被利用去對付鄰國的人民。

日本最大的軍火製造商三菱重工業去年十一月召開股東大會時，反戰人士為了抗議這個大壟斷財閥靠

製造軍火發大財，發起一項「一股運動」。這運動是通過購買一股份三菱重工業的股票，出席其股東大會，而在會上發表他們反戰的願望。結果許多參加這項運動的人，遭到「三菱」的僱員和「三菱」所僱用的歹徒毆打。這些毆打反戰人士的歹徒也被譽為「維護法律與秩序」的人。

最近日本警方為了擴大實力，在沿海一帶搞了許多購買僱傭兵的勾當。有誰向警方提供朝鮮人入境的情報而導致「非法入境的朝鮮人」落網，可獲獎金五萬日元（約等叻幣四百五十元）。警方捉到「非法入境的朝鮮人」之後，就強迫他們入伍。這與花五萬日元購買一名僱傭兵，有什麼分別呢？

小 結

在日本現代的侵略史里，我們可以看到統治階級為了防範人民造反，總是慫恿人民互相告密以鞏固他們的統治。今天日本政府提出的這兩個口號，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跟他們的老前輩是一致，所不同的是今天日本的統治階級所用的方法更狡猾，更偽善。

戰後的日本人民群眾並沒有那麼容易上統治階級的當而變成壟斷資本家的幫兇，統治階級的陰謀詭計並沒有得到什麼大收穫。廣大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民和進步的政黨、民間團體、職工會等，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和尊嚴，為了世界和平，正在盡一切可能，暴露統治階級的偽善面目，號召人民起來擊垮企圖分裂人民的詭計。在另一方面，統治階級處心積慮的想在人民中製造分裂，都是反映出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正在激化，統治階級對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感到萬分恐懼。

土地

何 暢

這片沃土有風有雨，
更有數不盡的太陽，
更有數不盡的故事。
這里的平原綠野引人歡心，
大漢川雖遠不如珠穆朗瑪，
然而一樣產生英雄好漢，
凡有戰鼓的響聲，
就有移山倒海的雄心。
南方的城市，
北方的山野，
你也許見過綿延的膠林。
但那密林的山峰，
原是勇者馳騁的佳地。
有風有雨的天地，
綠林點綴的陽光，
誰人不問自己——
那個不能彎弓射大鵬，
那個畏懼沖鋒的槍响，
那麼歷史就將寫下——
沉默地死去！



人道主義概述

—維人—

人道主義產生於意大利，後來傳播到德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文化運動。

十三世紀以後，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因教皇權威的衰微而開始沒落，基督教的戒律和唯「神」是尊的思想，漸漸不足以束縛歐洲人民。十四世紀時期的意大利諸邦如威尼斯和非冷翠等，由於商業旺盛的結果，造成商人勢力的抬頭，建立起自治的政府來。在那里，民權比歐洲的其他國家來得發達，政治也較為自由。因此促成文藝復興首先發生在意大利，而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主流思想。

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許多有學識的人在加緊研究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學、哲學及歷史學的遺產的基礎上，形成反對封建主義，反對以「神」為中心的社會意識，要求個性解放，主張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意識的文化運動。在意大利，十四世紀的偉大詩人和學者彼脫拉克（1304—1374）與小說家波卡西阿（1373—1375）都是傑出的人道主義者。他們主張把歐洲從中世紀教會的宗教世界觀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保護個人的權力和人格。人道主義不是一種固定的社會思潮。在荷蘭，著名的人道主義者伊拉斯莫（1466—1536），除了竭力提倡古典文學之外，僅限于嘲笑反動勢力，寄生行為和愚昧無知，特別是嘲笑僧侶和神甫，但他同時又蔑視人民，不問政治。英國著名的人道主義者莫爾（1478—1535）——「烏托邦」作者想通過和平的方法，不用革命的方法來實現理想的新

社會；提出了在社會全體成員進行勞動和平均分配消費品的基礎上，改造社會的方案。另一種人，如十六世紀初期的德國人道主義者胡登，代表貴族提出了帝國改革綱領，他們甚至以直接反對封建王公的戰士面目而進行活動。

人道主義在擴大人們的文化視野，恢復中世紀時期被遺忘的古希臘、羅馬文學遺產和研討文學批判方法等方面，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人道主義在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這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起過進步作用，但所影響的範圍僅局限在蔑視人民群眾及其語言和藝術的拉丁語學者的小圈子裏，而沒有深入民間。晚期的意大利人道主義者甚至斥責文藝復興初期的但丁，因為但丁（1265—1321）用意大利民間語言從事寫作。他們只賞識彼脫拉克和波卡西亞的創作中那些拉丁作品，變成賣弄空洞詞句，從事拙劣的語文學著作。到了文藝復興後期的藝術家、技師和工程師所創立的新科學，不僅反對經院哲學，同時也反對只鑑賞古代作家的見解而不從事實驗和觀察的人道主義。到了資產階級戰勝封建主義以後，人道主義便遭受到壓制。

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時代裏，產生了新的人道主義，要求勞動人民從資本主義的鐵蹄下徹底解放出來，主張剷除人對人的剝削，認為世界上最寶貴的是人，不是生產的目的利潤而是人的需要，即滿足人的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萬眾歡騰的日子

· 青春

在某些國度
勞動人民做了新時代的主人
橫掃牛鬼蛇神
鏟除不平等和貧窮

被欺壓剝削的一群
獲得了解放
騎在人民頭上的一小撮蛆蟲
受到歷史的懲罰

在我們這裏
要把社會變美好
只有靠大伙
用昂揚的斗志
不怕困難和犧牲
齊心合力去爭取

萬人歡騰的日子啊
一定會到來
一定會實現

黃金漲風的原由

匯金。

新加坡的金店自四月份起，金飾售價一直在上漲。足金在四月以前長時間保持的每兩190元，在一個多月時間內上漲到260元，每兩上漲70元；盾金也從每兩171元上漲到240元，每兩上漲69元。以前買一枚兩刃的足金戒指是38元，現在則要多付14元才能買到，共漲了36.8%。上漲的原因，是由於國際黃金價格狂漲影響的結果。

這次黃金價格上漲之猛，幅度之大，是西方金融市場上少見的。根據行家的預測，黃金不會保持現行的價格，它將再繼續上漲。倫敦聯合金礦公司就這樣預測說，黃金價格到一九八〇年將上漲至每安士85美元。戰後以來，到去年12月中旬，美國一直維持每安士35美元的黃金官價。去年12月18日華盛頓會議宣佈美元貶值，黃金官價提高到每安士38元。在這之前，黃金官價雖在35美元，但自由市場黃金價格時時衝破這個官價，甚至高到每安士44美元。可以說自60年代後，美元危機的加深，就迫使黃金逐步上升，黃金市場價格就在一個很不穩定的局面，發展到今年的頭一月份裏，倫敦市場金價就從每安士43.725美元漲到49.25美元。進入六月份，倫敦黃金已突破60美元，六月七日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每安士64美元，至此，自由市場黃金價格比新定的每安士38美元官價上漲了百分之六十八點四，官價調漲的程度遠不及自由市場價格上升的程度。

西方金融人士對黃金問題的意見衆多，但一般都認為黃金產量不足，需求量大過供給量，所以引起金價的暴漲。一九七二年五月廿四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以一篇題為“一種新的光澤”對黃金問題發表意見，文章認為：黃金上漲到這個戰後以來最高水平，比中央銀行用作儲備的價值漲了整整16美元，越南戰爭升級恐怕是造成這次風暴的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這個已經醞釀了若干星期的搶金潮，是由於黃金供不應求所引起的。文章還說在工業上，人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黃金除了有耀眼的光澤外，並具有耐延、耐腐蝕、良好導電及反光反熱等特點。現在黃金主要產地南非的黃金產量正出現下降，而蘇聯也只向西方國家拋售小量的黃金。根據英國一家金礦公司的估計，去年西方工業耗用的黃金約一千四百噸，囤藏以應需求約在一千五百噸，而黃金產量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噸，由於這個產銷上的不平衡，加上工業需求量增加的趨勢，必然的，黃金價格將繼續上升。這是這次黃金漲風的一個原因，但却不是構成狂漲的主要

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主要的是黃金對於世界貨幣體系中，始終保持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自去年宣佈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以及重新調整貨幣的匯率後，美元已大大削減了其所預想的價值，整個西方金融貨幣都處在混亂及動盪的局面，西方貨幣的穩定性越來越使人懷疑，黃金這個東西，就越來越得到人們的喜歡。雖然美國宣佈黃金同美元分了家，但黃金一路來都為紙幣的一種儲備，做為保證紙幣價值的基本方式，加上黃金產量不多，開採不易，令其他金屬或非金屬物質的比價始終處在比較穩定的情況，這就造成擁有金條比擁有紙幣來得更加有信心，那拋美元、搶黃金不也是很自然的現象嗎？

美元一度是和黃金站在同等的地位，擁有美元就視如擁有黃金一般，但美國經濟是日益虛弱的，美國國庫黃金的貯備越來越少，到一九六七年只剩下129億美元（以每安士35美元計。一九四九年的貯備是245億），而至現在，泛濫在歐洲各地的美元為數約在500億元，假如這些擁有美元的人把這五百億美元要求兌換黃金的話，那美國是無法子應付的。因此，美國在去年八月十五日就斷然宣佈美元停兌黃金，以為挽救美元危機的局面。但事實上，美元已經爛了，它必然繼續爛下去，它並未因它的貶值而有所好轉，相反的，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和國內通貨膨脹仍舊惡化。據美國商業部宣佈，今年首四個月美國外貿赤字總數已達二十二億美元，因此，美國不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國際的收支赤字，美元將繼續低降，黃金價格將會繼續上升。例如，美國財政次長在日內瓦談話中，暗示美元可能再貶值，就馬上掀起了西方金市狂熱的漲風，看來，黃金的漲風，正是以美元危機為中心的西方貨幣金融危機繼續發展的反映。

美元非常脆弱，但美國政府還不自量，還推行大國霸權主義，一直在海外維持着巨額的軍事開銷。最近，美國又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悍然下令對北越海峽佈雷，把越戰進一步升級。越戰是使美國加速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越擴大侵略戰爭，就越綁緊美國的財政經濟，美元將更加不值錢，這也無非是促長了黃金漲風的火焰。

顯然的，黃金的漲風不會保持在一個水平上，它同美國國內經濟危機，西方貨幣制度、美元的貶值及越南戰爭等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黃金就越加是人們搶購的對象，那它的價格也繼續上升。

新

的

一

代

群

一輛豪華的汽車剛剛停在一座大廈的門前，松伯急促的，恭恭敬敬的奔了過去，拉開了車後座的門，讓里面一個擁腫的軀體走出來。

「劉先生，今天這麼早？」松伯陪着笑臉招呼道，順手關上了車門。

「唔。」那叫劉先生的大胖子看也不看松伯一眼，胡亂的應道，搖擺着身軀走進大廈。

「劉先生，劉先生……」松伯趕緊跟了上去。

「什麼事？」那大胖子還是沒有停步，邊走邊問道，接着從大衣里掏出包香烟，取了一根銜在嘴上。松伯連忙取出打火機，替他上了火。

「劉先生，關於我兒子的工作……您上次答應過……現在不知……」松伯強露笑臉，結結巴巴的說道。

「你兒子的工作？」那胖子吸了口烟，裝作思索的樣子。

「劉先生……您貴人多忘，上次您說等對面的大廈落成後，安插我兒子一個職位……。」

「哦，這點小事，好吧，叫你兒子寫張履歷來，看能分配他什麼職位。」

「謝謝劉先生……。」

松伯連恭帶揖的看着大胖子走進了大廈。他的臉上也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他抬起頭望了望對面那座正在粉刷着的大廈，那里從前是幾十間陋屋，他的家從前就是住在那里，後來爲了讓給城市重建，他一家只好搬進組屋去住了。

爲了住組屋，松伯惟有忍痛叫第三的女兒停學，出來找工作幫忙維持家庭，剩下幸運的四兒志雄念完了高中。松伯將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需有貴人提拔。」每次松伯和他的志雄在一起時，總是這樣對志雄說：「在這個社會上，做事，人事關係第一，才干是其次！」

「我在公司里工作，認得許多大老闆、大貴人，改天我替你介紹介紹，讓你有一份比較有前途的工作。」

「爸，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自己會作主張。」志雄聽到他說這樣的話，總是提不起興緻。

「你，年青人懂得了多少，雖然你認得字比我多，可是社會經驗你又怎及得上我！」松伯倚老賣老地說，接着又是一陣都農（口旁），沒個完的，志雄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繼續改他的幼稚班學生的作業。

「爸，人活着並不是只爲着賺錢。」有時忍不住松伯的都農（口旁），志雄會反駁他一兩句。

「不爲賺錢爲什麼？我辛辛苦苦的去賺錢，也不

過是爲了養大你們！」

「可是現在時代改變了，人活着得爲大多數人着想，尤其是勞苦大眾。」志雄儘量壓住自己的激動，向他老人家解說。

「時代改變了？這裏是什麼地方？這裏是個金錢社會，你知道嗎？要改變，打從那兒改變起呵？年青人，聽我的話準沒錯！」松伯邊說邊比畫着，志雄不想再跟他辯駁。然而，松伯像是不肯罷休似的，仍舊一個人在都農（口旁）着……。

「四弟說的對。」忽然一個宏亮的聲音插了進來，打斷了松伯的嘟囔，「爸，您上了權貴們的當了，他們整天喊「前途」，其實是「錢途」，假如我們勞苦大眾每個人都往「錢途」的圈套去轉，那權貴們就永久壓在我們頭上，我們就永遠難以翻身了！」

松伯看了看說話的人，原來是幹建築工人的大兒子志欽，松伯一向來是說不過他的，因爲志欽每次的言論使他難以回駁。

「你……你們懂得什麼？……」松伯不自然的了個方式坐着，很不高興的說道。

「爸，我們不懂得還多着呢，比如說，我們建築工人天天在建起大廈，但是我們住的却是這小小的昂貴的房子，還有無數的工人兄弟只住在破陋的鴿子籠里；還有我們不懂的，爲什麼有些人不必做，却吃得好穿得好？……」

「好了，好了，你有理，你對。」松伯無言以對，咳嗽了兩聲，站起身來向外走了，兩兄弟望着他蒼老的背影，他們都露出了微笑。

一天中午，松伯興奮地回家來取了張咭片交給志雄，千叮萬囑的說道：

「記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今天下午三點鐘去見人時別頂撞人，要客氣些，衣服要穿得像樣些，只要這些闊人拉你一把，哼，發財是很容易的。別老聽你老大的話，他只有把你帶上死路。」

「爸，大哥的話並沒有說錯呀！」志雄分辯說，有氣無神的接過了松伯遞過來的咭片，只見上面寫着：「×經理，請安插來人一個職位。劉××字。」

「就這麼幾個字？」志雄疑惑的問：「別讓我白跑浪費時間啦！」

「什麼幾個字，人家幾十萬塊錢的支票就是靠那劉××這三個字呢！×經理我也認識的，你下午盡管去吧！」松伯說着，匆匆忙忙的走出去了。留下志雄在那兒沉思。

由於不使他父親太過難堪，志雄惟有跑去跟他的另一位幼稚班導師商量，要求她幫忙看顧他那一班幼

稚班一個小時，她欣然的答應了，並且作了個友善的微笑。經過長期的了解，他們知道將會有怎樣的結果。

剛好是下午三點鐘，志雄趕到了那座正在粉刷着的大廈，那里的油漆工人指點他辦公廳的所在後，他走上二樓，走進了一間地下鋪着地氈，光綫像是不很充足的辦公廳。

「我是來應徵的。」他將那寫着幾個字的咭片遞給一個正在打字的小姐。那小姐接過了咭片，輕蔑的看了一看，拿起電話筒，喃咕了幾句洋話，接着，向志雄指了指一間關着門的房間。志雄走向她所指的房間，有禮貌的敲了敲門。

「Come in！」只見里面傳出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志雄推門進去，一個滿臉橫肉的臉孔依閒的正坐在一張華貴的搖椅上抽烟。

「我是來應徵的。」志雄將咭片交給他：「你是劉先生吧！？」

「哦哦，Sit down，我叫Mr. Lee，我是劉先生的人，你的事劉先生已交待下來，你是松老頭的兒子？唔，很結實，正合我們的需要。」

「請問，你們將分派我什麼工作？」

「不忙，不忙，你的工作是很輕鬆的，你只要跟着我，聽我的指示就是了。」說着，他從抽屜里取出一份東西。志雄問道：

「那我的工作地點？」

「在工業區，你現在先在這張合同上簽個字，表

示你已接受本公司的聘請。」

「可是，你得讓我知道我將做什麼工作……」

「唔……你一定要知道，好吧。」他吸了口烟臉上的橫肉抽動一下，我們在工業區開了間新工廠，規模很大，所用的工人也多，你知道，工人多就要很好的控制他們。我們請你來就是要訓練你，然後派你去各處監督工人的工作。當然，我們還聘請很多個像你這樣的青年！」

「那是專門對付工人兄弟的工作！？我不幹！」志雄將合同紙推回去，站了起來說道。

「你不幹，不要緊，很多人求都求不到呢，工作輕鬆，薪金優厚，劉老板還是因為你是松老頭的兒子，才特別關照，安插你這個好門路呢！」Mr. Lee的滿臉橫肉又抽動了一下，愕然的瞪着眼。

「你們有錢是你們的事，破壞工人兄弟的工作，你休想我會替你們賣力！」志雄忿忿的說着，接着頭也不同的走出了這陰暗的地方。怎知剛走出大廈門口時，看到松伯正在等着他。松伯一見志雄便走向前去，問道：

「怎樣了，成了嗎？」

「哦，爸，是你！」志雄的怒氣還未消去：「這些傢伙，以後還是少跟他們囉囉的好！」

「你……你……」松伯感到莫明其妙。

「我走了，回家才談吧。」志雄邁開步伐，向着大路走了……。

攤牌

石 針

華樂隊負責教師怒氣沖沖的進入課室。

教師：（咬牙切齒地）豈有此理！你們簡直不像話！叫你們三點半到校，你們竟敢七點多才自己去劇場。哼！把我們的話都當耳邊風啦……

隊員：先生，是你自己講，遲到的自己去劇場！

教師：廢話！我是說假如有誰遲到的，並沒有叫你們通通遲到！等一下報告校長，叫你們通通記大過，才知道我的厲害！

隊員：（不滿地）生！彩排時，我們的節目排在最後，要到九點多才出場，要我們三點多就到學校，白白的浪費四五個鐘頭，你們簡直一點都不為我們的功課設想一下。

教師：（鐵青着臉，大拍桌子）廢話！參加青年節的表演，課外活動最少也拿四分，還說沒有為你們設想！哼！要不是我負責你們的華樂隊，看你們有今天！

（話一出口，眾隊員嘩然。）

隊員：（不滿且不屑地）生，別忘了華樂隊能有今天的成績，都是學生們的努力學習和合作的結果。況且，我們當初在成立樂隊時，並不在為了表演，拿課外活動分數這唯利是圖的自私心理……

隊員：為了你們的名譽和地位，就要我們拼死命去練習，爭演出，把我們當工具來利用。現在大家的功課都弄得一團糟，成績開倒車，你們就避開不管……

教師：（虎視眈眈地掃視全班同學）是誰？！站起來！——有胆的再說一次！

隊長：（嗒一聲站了起來，課室內突然寂靜下來）林先生！同學們的成績都在退步，的確值得我們去研討。為了一次的演出，就要同學們浪費大把時間來練習，你們動不動用分數來引誘同學，用處罰來恐嚇同學；校長為了名譽地位，你為了在同事、校長面前取得威信，不惜把我們當工具來利用。現在為了一點小事，就用記大過來恐嚇，手段未免太卑鄙了！哈！我們應該感到高興，因為同學們都清醒了！

（頓時，課室里掌聲轟然雷動。而他，萬萬想不到隊長也來拆他的台，一時間，氣得瘦削的臉也爆出青筋來。）

走路的感觸

· 史 ·

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們一隊人在新加坡島嶼的西北部前進着。紅泥路走進了迂迴崎嶇的小徑，走向那種滿了蒼鬱的膠樹，而且生滿了矮叢林的斜坡上。

小路是很不平坦的。石塊、洞穴對我們的前進毫無作用，除了風聲和腳步聲之外，四周靜寂得很。火熱的太陽照得每個人都不想說話，只看着腳步在移動。氣壓就是那麼的低，連呼吸也不舒暢。

突然間，隊伍前面的腳步放慢了，後面的也只得跟着放慢腳步，更後面的人停下來。原來前面有一段爛泥路擋住去路。走在前頭的人小心翼翼地找較高的地方走，隨後的也就這樣一步步地跟上去。花了好一段時間全隊人馬才走過關，於是大家又在闊步向前。

不久，前面的人又再慢下來。又是像剛才一樣遇到一段爛泥路。走在前頭的人又是在慢吞吞地走。這時，有另一個人向爛泥處走去。有人喊他回來，不要自作聰明。有人在背後竊笑他自找麻煩。看他開始幾步，鞋子在泥沼中一跛一拐地陷入和拔出，好不費勁。一會兒他倒走得很自然了。我趕緊跟了上去，原來起初那幾步爛泥較深些，以後只是表面薄薄的一層吧了。後面的人看見另有通路，也都隨尾而上，很快地，全部人都走過去了，爭取了不少時間。

這時我不禁在想，假如沒有那位朋友的果敢、堅決的，想為我們走出一條新路，我們還是在老路上爬行，浪費時間和精力。做事情，搞生產也是這樣。模仿舊方法，走老路，就容易掉進舊框框里去，就會浪費許多人力和時間。要打破舊框框就要放手創新，敢於破舊。在破舊立新的過程中，起初困難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一旦突破了這些障礙，就是走向另一個新的、更進步的境界了。

× × ×

在學生時代，我曾經很喜歡引用一句名言，「路是人走出來的」。的確，當時對這句話有一份好感。總覺得字里行間有一種豪邁的氣魄在鼓舞自己。

後來，逐漸感到這句話有毛病。首先，自己從小就走的，環繞着我家的四方八面伸延的道路都是由別人用機器鋪出來的。說「走出來」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

離開學校之後，由於工作的關係，常常在鄉村或野外走動。有時走到羊腸小徑的盡頭而又需要向前走去，或者要越過一座生滿茂密熱帶植物的山丘。沒法子，只好手推幼枝，腳踏叢草繼續向前。走在前面的第一個人一會兒要把樹枝撥開，一會兒又給地上的攀藤植物纏着，既要看上，又要顧下。走不上一段路汗水便濕透了衣服。走了一小段路程，回頭看看，一條

蜿蜒的小徑凹陷在叢林之中，一條小徑就是這樣走了出來。

每每在這時刻，我的心情很激動。我重新體會到以前我常常引用而後來又認為有毛病的那句話。

過去，不論是認為那句話是對的或者是沒有毛病的，由於自己關在自我的小天地里，缺少實際的，由此及彼的感受，難免會流於從表面上認識它的偏差。

然而，這一切都不是最感到遺憾的事，更重要的問題是：每天走着由別人為我們鋪好，通向一定目的地的路，走得多了，走得久了，也就沒有什麼覺得不對的地方，反而認為走新路之不可能。於是，就沿着那條既成的路走下去，走得快些就像溜冰似的滑下去。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其中的一條由別人鋪好的路便是：唸書，拿一張最有價值的文憑，找一份「優厚」的工作，過「幸福美滿」的小家庭生活。有一些人要想不沿着這條路走，但是却缺少跨出舊路的勇氣，又為開創新路的艱苦所嚇倒，最後不敢也不能跨出別人要他走的路。目前的我們，要有不被許許多多為我們而鋪的道路所纏住的願望，要有敢於走出一條新路的精神和決心，要到生活的天地去闖，去培養「路是人走出來的」那種豪邁的氣概、英勇的精神和堅決的意志。為的是：為大多數人走出一條通往幸福的康莊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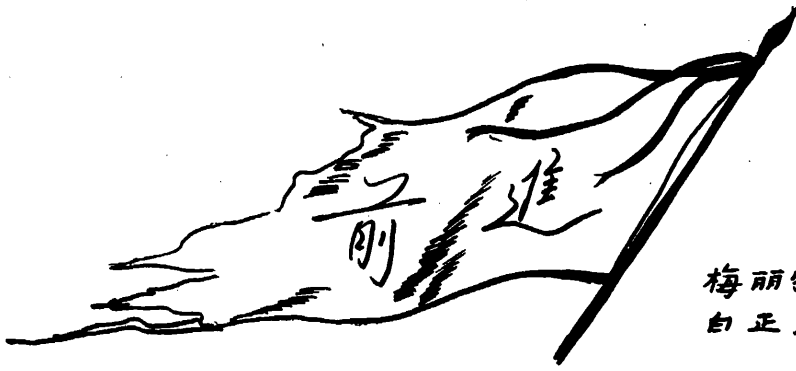
城市建設者

· 雷 ·

讓污水在底下流
讓電流在地下跑
讓大廈在地面冒
讓花樹在空隙長

污水流向那裏？
電流流到那裏？
大廈是誰在住？
花樹為誰開放？

你的家污水遍地
你的家陰陰暗暗
你的家沒有一塊是磚頭砌
你的家大風一颳就倒塌



梅丽特·李·瑞尔(美国)
白正夫译

以前，我沒有參加過罷工。罷工對於我是那麼的生疏，而我也從來不加以研究和批評。如果你是來自中產階級，那麼你的言論也許會洋洋大觀超乎範圍的。你也許會想到一件東西，它是那麼輕微渺小，然而周圍是充滿那麼複雜，那麼離奇的謬論。這是一件舊事的回憶。當你涉足在這事件裏面時，那麼你很可能只想抱着不盡全力的特殊個人態度，顧慮自身利益是比事情來得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像我這類的人及其他的人很難投身於罷工的鬥爭了。

處在美國的社會裏，你所聽到的是發生在虛無漂渺的狀態里，一件事剛發生，另一件是隨時爆發。我們的商人社會是建築在一堆偽善的，刈喉似的競爭，促使人與人的對抗，同時，一種思想哲學高喊着什麼「人道，真理，法律」等等。眼前的這個世界正跌落在一種危機里，它蠕動的骨骸是顯示了一種極恐怖的运动。

我聽到工人罷工已經兩天了。我走過工人總部的對面街道，那座曾經是泊車的污黑舊屋，我看到了許多年青的黑臉孔靠在樓上窗口。我看到了黑壓壓的人群在暗淡的屋里，秩序整齊地流動着，他們汗臉的眼睛閃着光芒。

我看到許多車滿載着憤怒的工人糾察員，摩多高吼着……我貼進門邊觀看，然而不敢走進去，唯恐會被工人趕出來，因此我只好保留觀察者身份。有一個戴頂大帽子的人，拿着照相機在周圍拍照。

我本身的感覺可說與我同類的人相信是一樣的，這需要產生一種巨大的心理改變。我看到許多藝術家，作家，專業人士，甚至商人，婦女也站在街道旁，他們的臉呈現出同樣的渴望和恐怖。

事實上，我很害怕，並不只担心引起軀體上的痛苦，而是一種混沌的恐懼，害怕自己在莫名其妙里損壞了個人利益，我自卑起來了。我感到沒有人發現我在那兒觀察工人，長久以來所培養的優越感必須驅出心房。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感觸，最好是赴前吐露我的感慨——我要和別一類的人抗爭，然而對工人是不同的，他們的行動是那麼強烈有力，那麼團結一致，我渴望加入工人隊伍，然而又害怕自己幹不了什麼。我覺得自己是生自五花八門的生活里，暫不顧及地看看其他孤寂的人們，這是我善於用市憎、權貴、侮

蔑、憎恨的各式花招去為自己辯護的陋習。

看着那座幽暗、活躍的舊屋，人群洶湧、渾濁的是我的情緒，我覺得工人沉默的憤怒行動是強力無比，他們的團結，猶如城中燃燒着烈火，我是充滿畏懼也懷着無限希望。我知道工人的行動是一股將要來到的風暴，我必須勇敢投入這偉大的行列里。

我們的生活標致着一種奇特的暴力遍佈整個阿美利加，但這暴力行動經常擱在黑暗里，男男女女死得不明不白，貧窮即是生命的特徵。但現在是暴力流傳的時候了，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暴力變成了公開，巨大的事變赤裸裸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街道上突然掀起軍警的瘋狂壓力，人群突然噴出鮮紅的血，人群的急奔，軍警搖晃着武器的狠射，一個高個子的青年手按腹部的小腸奔跑，另一個攔住去路，在這炎熱的陽光下，當街上的商店充滿了倩女在購物，當商店裝飾師在給人造模特兒試穿藍的或紅的紗織品的時候。

在這恐怖事件下，你再也不能保持中立了，你再也不能在喪心病的子彈面前堅立中立了。

隔天，我流着汗珠走過那座污黑的舊物，那三位站崗的工人說：「讓婦女進去，我們需要婦女的幫忙。」我瞭解這不是開玩笑的話。

起初，我看不清屋里的東西，只感到有許多人進進出出，車子直開其間。我有一股衝動的情緒，很想跑進辦公室去要求分配一份工作。有一個牌子號召工人去拿徽章，我看到工人的徽章上寫着日期與地方工會的號碼。我沒有去拿徽章充當無名小卒。

有一股似乎是電流的人潮，急跑下樓奔向屋前街道，不久又回到屋裏。我跟着這股電流奔上樓梯，男男女女是密密地堆在那兒。等我到了樓上，清楚地看到樓下有幾輛車開了進來等待糾察員的命令，樓上的一角是被用着醫院。

男工友在樓上直坐在椅上昏昏入睡，他們的姿態顯得額外疲倦。一個女人在照顧着她的嬰兒。有兩個小女孩穿着套衣睡在小床上。擴音機的聲音響徹整個房子，熱氣從那平坦的天花板上逼射下來。我背靠牆站着已一個小時了，但沒有人注意到我。分配用品的工人代表就要回來了，那些婦女有時候也出來，坐在地上用她們的袴裙扇着風，一面聽着擴音機的消息。

一個大漢似乎綁在一張摺合椅上，不時有人放輕脚步地替他趕走臉上的蒼蠅，汗從他的前額如水泉似的滴下來。我不明白他們為何這麼體貼地照顧這位大漢，後來才弄清楚，原來他是工人糾察領袖，擊退過軍警，比別的人更有聲望。

牆的側面有三個窗子，我走了過去。有一個紅頭髮的婦女，掛着一個徽章說是「失業委會」的，她正望着窗外，我注視着她。樓下有大堆人讀着罷工佈告。從窗口望出去，有一間豪華的俱樂部在對面街口，我清楚地看到有人半隱半現地在窗口窺視。

我仍舊懷疑工人會把我趕出去，但是根本就沒人理我。那紅髮婦女說話時也不望我，只對那間豪華俱樂部點點頭地說：「像那樣平凡的敵人是令人高興的。」「是的」我說。我看到那間俱樂部圍着高過人身的鐵籬。「他們倒知道圍起鐵籬來」她說道。我接着答道：「是的。」她繼續說「很好，我必須走進廚房了，天氣是不是很熱？」華氏溫度是九十九度，熱汗直流地燙着我的皮膚。「孩子們快要回來吃午餐了。」那臉上有疤痕的紅髮婦女說。「孩子，但願這不是狂人院吧！」「你需要幫忙嗎？」我懇求地說。「孩子，我們一部份的人從早上兩點便一直不停倒咖啡給工人，還沒得休息呢。」她說着走了出去，完全不注意我，不想到我，也不看我一眼，使我沮喪極了。過後我想到她不注意我是因為她太關心事務了，我跟在她後面走出去。

我發現廚房組織得像一座工廠。沒有人問起我的名，她們分給我一條圍巾，我感到從來沒有這麼沉寂工作過，起初很不習慣，後來也就沒什麼過不去。一位督工的婦女吩咐我洗杯子。由於茶杯不夠，我們必須洗得快，擦乾了把它交給在等待分配咖啡的工人。一個似乎是洗碟出身的矮小工人監視着我們的工作。我覺得自己洗得不好，但在無人注意下，只要有足夠的茶杯給工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工人越來越多，他們是從糾察隊伍回來的。我們每一個婦女都有一定的工作，一點也不混亂。不久我體會到自己不適合做倒牛奶或分配三文治的工作，倒適合幹洗杯子。我看看周圍，明白了這些婦女是來自工廠，她們在工廠學得技術，懂得組織。站在旁邊的那位圓肩膀的婦女在切麵包，她很像是老朋友似的。

工人把杯交回來，洗好了又放回去。汗從我臉上流下，但我覺得很愉快。

不久，我做起倒咖啡的工作，開始時還注意工人的臉，以後索性不去看了，我用了同樣的心情倒咖啡給那些流着汗，穿着藍衣袴的工人。幾個鐘頭過去了，我的心猛烈地跳，我並不感到熱或疲倦，我已湧入了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強烈與極其自然的組織里，我知道有許多事情不斷地變化，這些事情對我是有重大意義的。

眼向前看，手舉起千千萬萬的杯，乾燥的喉嚨，缺乏睡眠所造成的紅眼絲，挺着身去抓住遍佈整個城

市的聲音——牛油！牛奶！咖啡！麵包！

「你的男人在這裏嗎？」那位在切三文治的婦女問我。

「沒有」，我說着假裝看着周圍，彷彿在找人，「我沒有看到他。」

我是倒咖啡給生活着的人們。

× × ×

經過一段長時間，將近一點鐘的時候，好像就要有某些事情發生了。有很多婦女湧入了總部。趨向她們的男人。你可能聽到的是電台的謊言，看到的是報紙上的騙話。沒有人能知道確實發生了什麼事，但每一個人都預測會有事情發生在這幾小時內。你可感到男工人走出了廳子，湧向糾察隊伍，每幾分鐘就有車離開及開進來填補糾察人員。擴音機加速了聲音催着工人及糾察車。

我聽到男工人談着工業仲裁庭的事，當仲裁庭同州長談判時，一切罷工行動必須終止。工人細聽着擴音機的每一句話，一種可怕的刺激穿過大廳像烈火似地燃燒着森林。我很難呼吸，整個身體除了這種刺激外，彷彿沒有別的東西了。我感到那些發生過的不會是真的事情，這些被外面採用來撒播謠言的行動。真正的行動是會爆發的。

我們繼續倒咖啡給工人，飽養了鬥爭中的工人。

一位手臂刺着一個女人的樹師正吃着剩下的東西。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分配食物的工作已是盡頭了，我們走出去前廳，那兒擠滿了男工人。播音員的聲音是那麼緊張，「人群已集中在巴利」他說道「將會有事情發生的。」我站在一個婦女身旁，她握緊雙手靠前傾聽，眼睛大而明亮。我以前沒有見過她，她拉起我的手，使我靠近她，哭泣地說：「這多可怕，事情就要發生了。那些壞人捉去了我的兩個孩子，現在將發生在這人身上了。」我緊握着她的手。

人們的行動像是倒轉似的，許多車子都駛了回來。報告員喊道：「這是血腥的謀害！」車子都進來了，我不知道怎樣擠到樓上。每個人都彷彿被一種威迫危急的情緒所遮蓋着。我看到一大堆人激動地，然後散開去。我看到人從車里扛出來送到醫院小床上。開始的時候，我很害怕，那鄰近暗淡的倉庫，那鮮紅的血，那巨大的運動，我頓時失去了自己的理智。但現在我是不能掉頭。一個婦女握住了我的手，我們的身體是靠近在一起。如果一定要從肌體上的損傷去瞭解每一件事的話，那我們是從來沒有這麼訓練過。某些事物是粉碎了我表面所俱有的恐懼，我把酒精塗敷在工人被軍警打成的傷口，它烈開得像一張哭泣的嘴，傷痕遍及整個身體。一個名叫涅斯的工人被打死的時候，他的胸和背一共有三十八道子彈痕。

工人糾察車回來了，有一些人從巴利那兒走回來，他們身上沾滿了鮮血。工人的行動是一個偉大的爆炸，新的行動使之更趨向激烈的反抗。

整個城市的工人都來了，他們分成兩個半圓形在

外面集中，救傷車從兩個弧形中間駛了進來。一個交通警察站在角落指揮車輛，群眾實看不過眼，他趕緊溜掉了。接着由一個工人去指揮街上的交通。

男工人，婦女，小孩都匯合在外面，有一道活的人潮保護着。從高樓大廈的樓上，商人往下看着黑壓壓的群眾，工人將發動什麼，商人是不知道的。

我們的裙子沾滿了鮮紅的血。

× × ×

這一天晚上八點的時候，所有的工人都湧向距離工人總部只有兩座屋子的停車場。婦女們收集了各種罐頭集中總部前面，準備操向集會地點。我不想在這時候脫離群眾跑回家去。街上的霓虹閃耀着奇異的光彩，有些人說警察總監就要進攻工人的集會和襲擊工人總部。鮮血的腥味在高熱的空氣中衝刺着，各種謠言侵襲着人們緊張的神經。街上的塵埃灰色一片，誰也不知道另一個小時將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還是不要去！」一個婦女哀愁的臉，受損傷的軀體，這是勞苦工作所帶來的酬報。我抖震了一陣，太陽雖然在一個小時前降落了；天氣仍是那麼熱騰騰。

停車場早已充滿了人群。當我們抵達那邊的時候，男工人是湧向鄰近的屋簷下。一間在對面街的豪華咖啡館，屋頂撒下了水滴，引起了男男女女站在石級上猶如觀戲一樣。

道台上的那架充滿槍彈痕跡的卡車成為人們整個下午的話題。我們被吩咐站近道台讓中央空出一個大圓圈，以便大家可看得更清楚。身體是貼得這麼緊，我們簡直像一塊埋葬着的礦物。我感到這種特殊的沉默就要產生現實的力量。我的眼睛在發燒，模糊了起來。我好像一隻被埋伏的野獸，分不清東西。對特殊的感觸我是極其敏銳的。這種運動，這些群眾，我先前根本沒有體會過。雖然我看到的和感觸到的是一知半解，但那畢竟是血軀肉體，是一個將要來到的重要傾向。我看到一大伙婦女靠近那槍彈孔的卡車，我是大伙中的一個却完全沒有感覺到。這是很奇異的，我覺得更活潑，也第一次感到捨不得離開群眾。我體會到以往建築在脫離群眾的個人優越情感是不得不崩潰，現在所看到的這些臉孔，身體，團結和個人恐懼是不再屬於我，不再屬於本身的希望了。

工人讓車子開行，我們是後退讓車子穿過泊在停車場側面的一座磚屋和人潮中間。有的人在試擴音機。工人是開了許多車子穿過人群把車擺得整齊又靠攏。現在該有一萬人了，熱氣從人潮中騰起。人們沉靜地站着觀看道台，觀看開行着的車輛。這種嚴肅的沉靜像是運動本身發出的宏偉，而它的力量卻來自群眾親切的情感，這是不曾有過的節奏井然的運動。我的心跳得厲害，雙手是熱辣辣的。其實並沒有人發動這個運動，它來得輕鬆、節奏、有力。

有好多次，不管我怎樣注意仍然很難看出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到越來越多男工友靠在一起，圍住了我們，突然我省悟了這是一條活的鐵鍊，人們肩並肩組

成一個圓圈繞着，他們肩並肩緩慢地移動，好像是受到由背面襲來的壓力，但工人是站得如一道城牆似的移動。

我看到許多工人坐在停泊着的車頂，工委處也充滿了人。那些坐在車頂上的人是可瞭望遠一些，「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作呢？」我問。沒有人回答我，婦女們像我一樣睜大着眼睛。沒有人會在此刻回答任何問題。他們只是清談高喊和一致的行動。

最後一輛車緩緩駛了進來，群眾靜靜讓它進去。只聽見有人說「靠近一點」，有的人跳起來幫手，過後又退回去，根本沒人知道誰與誰。

我們全體注視着車子停泊的地方，有時互相望着，我不明白這些，心里起了不安的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告訴了我，那些猶如高喊過後沉靜的喉嚨告訴了我。

工人們圍起了一道防柵。

× × ×

有兩個工人死在軍警的瘋狂射殺。工人都排隊準備輸血給其中的一個，但他是犧牲了。工人叫謀殺的這一天為黑色的星期五。無論白天或黑夜，工人帶着孩子去哀悼犧牲了的工人。星期二的出殯，軍警調動了千多名武裝人員塞在城市各角落里。

氣候是華氏九十度。我走去殯禮廳，成千的工人和婦女都在炎陽下等候着。有一堆婦女和小孩子等了兩個小時了，我走去她們的身邊。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其實我不喜歡操行式的走，也怕工人不歡迎我。我呆站在一旁，不明白他們是怎樣組織起來，好像是沒有人發動。

三點四十分的時候，有一些號令傳了下來。我愚蠢地在最後一分鐘說道：「我不屬於任何組織，可以參加嗎？」有三個婦女把我們的手拖着，「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參加，跟我們來。」她們溫柔地說。

浩蕩的群眾好像一頭昂首吐舌的眼鏡蛇似地前進。我感到驚奇的是在路的一旁，我看到有六組的工人，四人肩並肩，先着頭地向前大開步，後面的群眾也跟着他們一起前進，我感到自己也在向前走，也和別人一起加速了步伐，隊伍是拉得長而有節奏。

看不到一個軍警的影子。殯禮儀仗隊走過了交通燈，它似乎是俱有戲劇性的節奏，這是每一個人的肅默精神所發揮的，因此，我們自然而有力地團結前進。我們走過六座粗屋，穿過一群紅着臉的人海，而隊伍是那麼肅靜。沒有羅鼓，沒有號角，數千萬工人神奇的步伐在沉默的哀悼中前進，它不像軍人的粗重步伐，工人的步伐是輕鬆，配合了每一個人的心跳。我跟着成千成萬隻的手，成千上萬的臉孔前進，而自己是一次又一次的繼續向前，使隊伍在許多姿勢中有了新的運動向前，後退，張開嘴巴高喊，翹起呼吸的鼻孔，舉起手……

我感到兩隻腳向前伸進，我覺得雙腳配合了數千萬人的步伐，向着前進的方向，自己的呼吸，有一股電流似乎穿過我腳踵一直到髮根，我在前進。

看清包工頭的剝削本質

—工人

初到一個剛開工的建築工場，我發覺到這工場的紮鐵工人經常提早放工，而每逢提早放工的那一天，那批紮鐵工友就工作到連上下午喝茶的時間也不休息，甚至連午飯以後的休息時間也放棄掉。一吃完飯，拿起工具又開始工作，直到那項工作完成為止，每次完成時間約在下午三、四點，同時也發現紮鐵的包工頭，對待那批紮鐵工人似乎很好，很和氣。這種現象在其他工場是少有的，我覺得很奇怪。

最近有機會和工友們交談，對他（她）們的工作情況，才有所了解。

原來每當紮鐵的一項工作接近完成時，即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時，（這種收尾工作通常較瑣碎，速度慢）包工頭就同工人談好，如果這一收尾工作能在當天提早趕完，不管是下午三點或四點完成，都以一工計。（一工即一天，就是自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止為一工，如果在放工之前提早回家，則以小時計。如在下午三點停工，則為六小時。）這樣看來，好像對工人有利，果真如此嗎？其實不然，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不難明白。

包工頭的本質就與剝削分不開，如果包工頭不剝削就不成其包工頭了。這些包工頭從長期的剝削經驗里認識到，對於某一項工作能賺多少錢，他們早就心中有數，也就是說，包工頭絕不會做虧本生意。就以上面所談的例子來說，那個紮鐵包工頭之所以會答應當一項收尾工作提早趕完而以一工計，這也是他從向來的剝削經驗中早就知道這項工作的完成需要多少時間

，多少工資。如果這項收尾工作能在當天做完，則能賺更多的錢，而做一點小「犧牲」又有何妨呢？乍看起來，好像是包工頭白白損失了一、二小時的工資。其實不然，因為一般工人都希望能早點回家，認為反正早點做完它也是一工，因此就拼命趕，快馬加鞭，加速工作速度，甚至有些工人連大小便都強行忍住，工作效率大大超過平時。另一方面紮鐵工友連上下午喝茶的時間（兩次合計三、四十分鐘）也放棄掉，而午飯剛吃完，拿起工具又再工作，連午飯後的休息時間也犧牲掉。這樣，這兩項休息時間共計一小時出，那麼，如果那一項收尾工作是在下午三、四點完成，將工頭所「損失」的一、二小時與紮鐵工友所犧牲的一小時多，拿來相補之下，包工頭又有什麼損失呢？他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大賺，因為這項工作必然是需超出一天的時間才能完成，要不然包工頭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在平時（指不是收尾工作的時間）從來也沒有提早放工而以一工計算。

另一方面，包工頭也利用這一點，而知道了工友的工作速度，以後就以此做為標準而要求工友長久保持這樣的速度，否則不加薪。

親愛的紮鐵工友，有剝削制度的存在，工人絕不能享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而包工頭與工人的關係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他們的一切做法，手段都是為了利用工人賺錢。我們應該通過包工頭的表面作為，認清包工頭的本質，不要給他的表面現象所蒙蔽，而貪圖小便宜，吃了虧，為其所利用。

稿 約

- 本刊園地公開。
-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歡迎各種稿件，諸如：時事評述，哲學漫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寓言、雜感，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此外漫畫、攝影及美術作品也在歡迎之列。
- 翻譯稿件及轉載文章，請註明來處。
- 本刊編輯部對一切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申明。
- 如欲退稿者，請備足郵資。
- 來稿請寄：

聯合月刊編輯部
13, Simon Lane,
Singapore, 19.

新加坡陳桂蘭街門牌十四號
立慶貿易公司

LIP KENG TRADING CO.,

No. 40, Tan Quee Lan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1733

布疋出入口商

本號專營
世界各國
最新款式
特多隆布
匹。

忠信貿易公司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門牌五八〇-A

CHONG SING TRADING CO.,

580-A,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2834

專辦歐美
日各國布
匹。
品質優良
花色新穎
批發零沽
一律歡迎



福永興貿易公司

小坡大馬路門牌六〇四-A

HOCK YONG HIN TRADING CO.,

No. 604-A,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33461

布疋出入口商



聯合月刊創刊誌慶

發揚健康文娛

一群文藝愛好者賀

聯合月刊創刊誌慶

努力求上進

吳立達
傅精克
張先生

陳風
林忠恒
趙女士
蕭摩哆
同賀

聯合月刊創刊誌慶

不畏艱難

譚蓮敬賀

聯合月刊創刊誌慶

發揚正確思想

張先生敬賀

聯合月刊創刊誌慶

有一分熱
發一分光

一羣支持者賀

友聯影印公司

UNION PHOTO ENGRAVING CO.

美然絲印公司

MILLION SILKSCREEN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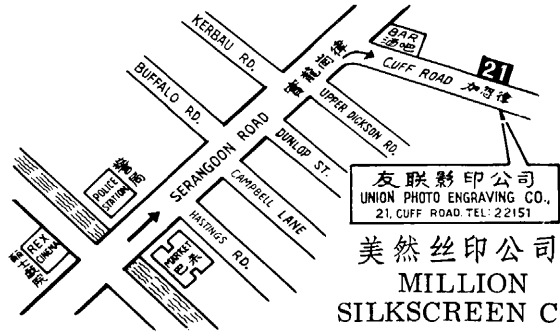
新加坡加忽律二十一号

21, CUFF ROAD S'PORE, 8.

TEL: 22151

承制：商业广告摄影
咪纸。柯式分色片

COMMERCIAL PHOTOGRAPHY
PHOTOPRINTS, OFFSET PLATE



美然絲印公司
MILLION
SILKSCREEN CO.



633589
TEL: 631985

遠東電版柯式製版公司
Far Eastern PHOTO-ENGRAVING & OFFSET PLATE-MAKING Co.

新加坡惹兰武吉美拉大牌 116号门牌 1643 号
1643, JALAN BUKIT MERAH, BLOCK 116
(KG. TIONG BAHRU) SINGAPORE 3

承製：

- ★各種黑白及彩色電版。
- ★各種厚薄銅版，銅牌，凹凸印，火漆印及徽章等
- ★柯式分色片，黑白片及柯式版

編輯者：聯合月刊編輯部
13, Simon Lane, Singapore, 19.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1972年6月24日出版。